

陈治平

孙轩辕

陈文英

辑

新编绘图今古奇观

下



新编绘图今古奇观

下

陈治平 孙轩辕 陈文英 辑

目 录

(下)

第四十一卷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	(1)
第四十二卷	宿香亭张浩遇莺莺·····	(24)
第四十三卷	王娇鸾百年长恨·····	(34)
第四十四卷	苏小小魂断西泠桥·····	(54)
第四十五卷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78)
第四十六卷	姚滴珠避羞若羞·····	(90)
第四十七卷	误告状孙郎得妻·····	(111)
第四十八卷	元公子淫人反自淫·····	(127)
第四十九卷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161)
第五十卷	韩晋公人夜两赠·····	(192)
第五十一卷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207)
第五十二卷	俏梅香传香结良缘·····	(218)
第五十三卷	简帖僧巧骗皇甫妻·····	(251)

第五十四卷	高秀才仗义得二贞·····	(263)
第五十五卷	三现身包龙图断冤·····	(284)
第五十六卷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298)
第五十七卷	况太守断死孩儿·····	(309)
第五十八卷	苏小妹三难新郎·····	(322)
第五十九卷	转运汉巧遇洞庭红·····	(336)
第六十卷	偈梅香认合玉蟾蜍·····	(358)
第六十一卷	唐解元玩世出奇·····	(381)
第六十二卷	贪淫乐须眉变弱女·····	(392)
第六十三卷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406)
第六十四卷	勘皮靴单证二郎神·····	(431)
第六十五卷	女秀才移花接木·····	(453)
第六十六卷	穷不了连掇巍科·····	(481)
第六十七卷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	(495)
第六十八卷	王有道疑心弃妻子·····	(504)
第六十九卷	走安南玉马换猩绒·····	(517)
第七十卷	郑蕊珠鸣冤完旧案·····	(540)
第七十一卷	十三郎五岁朝天·····	(554)
第七十二卷	陆五汉硬留合色鞋·····	(572)
第七十三卷	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597)
第七十四卷	司马玄红颜逢知己·····	(608)
第七十五卷	朵那女散财殉节·····	(647)
第七十六卷	贾娉娉再生缔前盟·····	(661)
第七十七卷	卢太学诗酒傲公侯·····	(683)
第七十八卷	两纳聘方成秦与晋·····	(711)

第七十九卷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736)
第 八 十 卷	李谪仙醉草吓蛮书·····	(754)

第四十一卷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

渔船载酒日相随，短笛芦花深处吹。

湖面风收云影散，水天光照碧琉璃。

这首诗是宋时杨备游太湖所作。这太湖在吴郡西南三十余里之外。你道有多少大？东西二百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周围五百里，广三万六千顷；中有山七十二峰，襟带三州。那三州？

苏州，湖州，常州。

东南诸水皆归。一名震泽，一名具区，一名笠泽，一名五湖。何以谓之五湖？东通长洲松江，南通乌程霅溪，西通义兴荆溪，北通晋陵溇湖，东通嘉兴韭溪，水凡五道，故谓之五湖。那五湖之水，总是震泽分流，所以谓之太湖。就太湖中，亦有五湖名色，曰菱湖、游湖、莫湖、贡湖、胥湖。五湖之外，又有三小湖：扶椒山东曰梅梁湖；杜圻之西，鱼查之东曰金鼎湖；林屋之东曰东皋里湖。吴人总称做太湖。

那太湖中七十二峰，惟有洞庭两山最大。东洞庭曰东山，西洞庭曰西山，两山分峙湖中。其余诸山，或远或近，若浮

若沉，隐见出没于波涛之间，有元人许谦诗为证：

周回万水入，远近数州环。
南极疑无地，西浮直际山。
三江归海表，一径界河间。
白浪秋风疾，渔舟意尚闲。

那东西两山在太湖中间，四面皆水，车马不通。欲游两山者，必假舟楫，往往有风波之险。昔宋时宰相范成大在湖中遇风，曾作诗一首：

白雾漫空白浪深，舟如竹叶信浮沉。
科头晏起吾何敢，自有山川印此心。

话说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内中单表西洞庭有个富家，姓高名赞，少年惯走湖广，贩卖粮食。后来家道殷实了，开起两个解库，托着四个伙计掌管，自己只在家中受用。浑家金氏，生下男女二人：男名高标；女名秋芳，年长高标二岁。高赞请个积年老教授在家馆谷，教着两个儿女读书。那秋芳资性聪明，自七岁读书，至十二岁，书史皆通，写作俱妙。交十三岁，就不进学堂，只在房中习学女工，描鸾刺凤。看看长成十六岁，出落得好个女儿，美艳非常。有《西江月》为证：

面似桃花含露，体如白雪团成。
眼横秋水黛眉清。十指尖尖春笋。
袅娜休言西子，风流不让崔莺。
金莲窄窄瓣儿轻。行动一天丰韵。

高赞见女儿人物整齐，且又聪明，不肯将他配个平等之人，定

要拣个读书君子才貌兼全的配他。聘礼厚薄倒也不论，若对头好时，就赔些妆奁嫁去也自情愿。有多少豪门富室日来求亲，高赞访得他子弟才不压众，貌不超群，所以不曾许允。

虽则洞庭在大小中央，乃三州通道，况高赞又是个富家，这些做媒的四处传扬，说高家女子美貌聪明，情愿赔钱出嫁，只要择个风流佳婿，但有一二分才貌的，那一个不挨风缉缝，央媒说合。说时夸奖得潘安般貌，子建般才；及至访实，都只平常。高赞被这伙做媒的哄得不耐烦了，对那些媒人说道：“今后不须言三语四。若果有才人出众的，便与他同来见我。合得我意，一言两决，可不快当！”自高赞出了这句言语，那些媒人就不敢轻易上门。正是：

眼见方为的，传言未必真。试金今有石，惊破假银人。

话分两头。却说苏州府吴江县平望地方，有一秀士，姓钱名青，字万选。此人饱读诗书，广知今古，更兼一表人才。也有《西江月》为证：

出落唇红齿白，生成眼秀眉清。

风流不在着衣新。俊俏行中首领。

下笔千言立就，挥毫四坐皆惊。

青钱万选好声名。一见人人起敬。

钱生家世书香，产微业薄，不幸父母早丧，愈加零替。所以年当弱冠，无力娶妻，止与老仆钱兴相依同住。钱兴日逐做些小经纪供给家主，每每不敷，一饥两饱。幸得其年游庠，同县有个表兄，住在北门之外，家道颇富，就延他在家读书。那表兄姓颜，名俊，字伯雅，与钱生同庚生，都是一十八岁，颜

俊只长得三个月，故此钱生呼之为兄。父亲已逝，止有老母在堂，亦未曾定亲。说话的，那钱青因家贫未娶；颜俊是富家之子，如何一十八岁还没老婆？其中有个缘故。那颜俊有个好高之病，立誓要拣个绝美的女子，方与他缔姻，所以急切不能成就。况且颜俊自己又生得十分丑陋。怎见得？亦有《西江月》为证：

面黑浑如锅底，眼圆却似铜铃。

痘疤密摆泡头钉。黄发蓬松两鬓。

牙齿真金镀就，身躯顽铁敲成。

楂开五指鼓锤能。枉了名呼“颜俊”。

那颜俊虽则丑陋，最好妆扮，穿红着绿，低声强笑，自以为美。更兼他腹中全无滴墨，纸上难成片语，偏好攀今掉古，卖弄才学。钱青虽知不是同调，却也藉他馆地为读书之资，每事左凑着他。故此颜俊甚是喜欢，事事商议而行，甚说得着。

话休絮烦。一日，正是十月初旬天气。颜俊有个门房远亲，姓尤名辰，号少梅，为人生意行中颇颇伶俐，领借颜俊些本钱，在家开个果子店，营运过活。其日在洞庭山贩了几担橙桔回来，送一盘到颜家献新。他在山上闻得高家选婿之事，说话中间，偶然对颜俊叙述，也是无心之谈。谁知颜俊倒有意了，想道：“我一向要觅一头好亲事，都不中意，不想这段姻缘却落在那里！凭着我恁般才貌，又有家私，若央媒去说，再增添几句好话，怕道不成？”那日一夜睡不着。天明起来，急急梳洗了，到尤辰家里。尤辰刚刚开门出来，见了颜俊，便道：“大官人为何今日起得恁早？”颜俊道：“便是有些正事，欲待相烦。恐老兄出去了，特特早来。”尤辰道：

“不知大官人有何事见委？请里面坐了领教。”颜俊到坐后下，作了揖，分宾而坐。尤辰又道：“大官人但有所委，必当效力，只怕用小子不着。”颜俊道：“此来非为别事，特求少梅作伐。”尤辰道：“大官人作成小子赚花红钱，最感厚意。不知说的是那一头亲事？”颜俊道：“就是老兄昨日说的洞庭西山高家这头亲事，于家下甚是相宜。求老兄作成小子则个。”尤辰格的笑了一声道：“大官人莫怪小子直言！若是别家，小子也就与你去说了。那个高家，大官人作成别人做媒罢。”颜俊道：“老兄为何推托？这是你说起的，怎么又叫我去寻别人？”尤辰道：“不是小子推托。只为高老有些古怪，不容易说话，所以迟疑。”颜俊道：“别件事，或者有些东扯西拽，东掩西遮，不容易说话。这做媒乃是冰人撮合，一天好事。除非他女儿不要嫁人便罢休，不然，少不得男媒女妁。随他古怪煞，须知媒人不可怠慢，你怕他怎的！还是你故意作难，不肯总成我这桩美事。这也不难，我就央别人去说。说成了时，休想吃我的喜酒！”说罢，连忙起身。那尤辰领借颜俊家本钱，平日奉承他的，见他有怫然不悦之意，即忙回船转舵道：“不是我故意作难，那老儿真个古怪。别家相媳妇，他偏要相女婿。但得他当面看得中意，才将女儿许他。有这些难处，只怕劳而无功，故此不敢把这个难题目包揽在身上。”颜俊道：“依你说，也极容易。他要当面看我时，就等他看个眼饱。我又不残疾，怕他怎地！”尤辰不觉呵呵大笑道：“大官人，不是冲撞你说。大官人虽则不丑，更有比大官人胜过几倍的，他还看不上眼哩。大官人若是不把与他见面，这事纵没一分二分，还有一厘二厘。若是当面一看，便万分难成了。”颜俊道：

“不知大官人有何事见委？请里面坐了领教。”颜俊到坐后下，作了揖，分宾而坐。尤辰又道：“大官人但有所委，必当效力，只怕用小子不着。”颜俊道：“此来非为别事，特求少梅作伐。”尤辰道：“大官人作成小子赚花红钱，最感厚意。不知说的是那一头亲事？”颜俊道：“就是老兄昨日说的洞庭西山高家这头亲事，于家下甚是相宜。求老兄作成小子则个。”尤辰格的笑了一声道：“大官人莫怪小子直言！若是别家，小子也就与你去说了。那个高家，大官人作成别人做媒罢。”颜俊道：“老兄为何推托？这是你说起的，怎么又叫我去寻别人？”尤辰道：“不是小子推托。只为高老有些古怪，不容易说话，所以迟疑。”颜俊道：“别件事，或者有些东扯西拽，东掩西遮，不容易说话。这做媒乃是冰人撮合，一天好事。除非他女儿不要嫁人便罢休，不然，少不得男媒女妁。随他古怪煞，须知媒人不可怠慢，你怕他怎的！还是你故意作难，不肯总成我这桩美事。这也不难，我就央别人去说。说成了时，休想吃我的喜酒！”说罢，连忙起身。那尤辰领借颜俊家本钱，平日奉承他的，见他有怫然不悦之意，即忙回船转舵道：“不是我故意作难，那老儿真个古怪。别家相媳妇，他偏要相女婿。但得他当面看得中意，才将女儿许他。有这些难处，只怕劳而无功，故此不敢把这个难题目包揽在身上。”颜俊道：“依你说，也极容易。他要当面看我时，就等他看个眼饱。我又不残疾，怕他怎地！”尤辰不觉呵呵大笑道：“大官人，不是冲撞你说。大官人虽则不丑，更有比大官人胜过几倍的，他还看不上眼哩。大官人若是不把与他见面，这事纵没一分二分，还有一厘二厘。若是当面一看，便万分难成了。”颜俊道：

且说尤辰是日同小乙驾了一只三橹快船，趁着无风静浪，呶呀欵乃的摇到西山高家门首停舶，刚刚是未牌时分。小乙将名贴递了。高公出迎，问其来意。说是“与令爱作伐”。高赞问：“是何宅？”尤辰道：“就是敝县一个舍亲，家业也不薄，与宅上门户相当。此子年方十八，读书饱学。”高赞道：“人品生得如何？老汉有言在前，定要当面看过，方敢应承。”尤辰见小乙紧紧靠在椅子后边，只得老实扯个大谎，便道：“若论人品，更不必言。堂堂一躯，十全之相，况且一腹文才。十四岁出去考童生，县里就高高取上一名。这几年为丁了父忧，不曾进院，所以未得游庠。有几个老学，看了舍亲的文字，都许他京解之才。就是在下，也非惯于为媒的，因年常在贵山买果，偶闻令爱才貌双全，老翁又慎于择婿，因思舍亲正合其选，故此斗胆轻造。”高赞闻言，心中甚喜。便道：“令亲果然有才有貌，老汉敢不从命？但老汉未曾以目，终不放心。若是足下引令亲过寒家一会，更无别说。”尤辰道：“小子并非谬言。老翁他日自知。只是舍亲是个不出书房的小官人，或者未必肯到宅上。就是小子撺掇来时，若成得亲事还好，万一不成，舍亲何面目回转！小子必然讨他抱怨了。”高赞道：“既然人品十全，岂不有成之理？老夫生性是这般小心过度的人，所以必要着眼。若是令亲不屑下顾，待老汉到宅，足下不意之中引令亲来一观，却不妥贴？”尤辰恐怕高赞身到吴江，访出颜俊之丑，即忙转口道：“既然尊意必要会面，小子还同舍亲奉拜，不敢烦尊驾动履。”说罢告别。高公那里肯放，忙教整酒肴相款。吃到更余，高公留宿。尤辰道：“小舟带有铺陈，明日要早行，即令奉别。等舍亲登门，却又相

扰。”高公取舟金一封相送。尤辰作谢下船。

次早顺风，拽起饱帆，不够大半日就到了吴江。颜俊正呆呆的站在门前望信，一见尤辰回家，便迎住问道：“有劳老兄往返，事体如何？”尤辰把问答之言，细述一遍：“他必要面会，大官人如何处置？”颜俊默然无言。尤辰便道：“暂别再会。”自回家去了。颜俊到里面唤过小乙来，问其备细，只恐尤辰所言不实。小乙说来，果是一般。颜俊沉吟了半晌，心生一计，再走到尤辰家，与他商议。不知说的是甚么计策？正是：

为思佳偶情如火，索尽枯肠夜不眠。

自古姻缘皆分定，红丝岂是有心牵？

颜俊对尤辰道：“适才老兄所言，我有一计在此，也不打紧。”尤辰道：“有何好计？”颜俊道：“表弟钱万选，向在舍下同窗读书。他的才貌比我胜几分儿。明日我央及他同你去走一遭，把他只说是我，哄过一时。待行过了聘，不怕他赖我的婚事。”尤辰道：“若看了钱官人，万无不成之理。只怕钱官人不肯。”颜俊道：“他与我至亲，又相处得极好。只央他点一遍名儿，有甚亏他处！料他决然无辞。”说罢，作别回家。

其夜，就到书房中陪钱万选夜饮，酒肴比常分外整齐。钱万选愕然道：“日日相扰，今日何劳盛设？”颜俊道：“且吃三杯，有小事相烦贤弟则个。只是莫要推故。”钱万选道：“小弟但可效劳之处，无不从命。只不知甚么样事？”颜俊道：“不瞒贤弟说，对门开果子店的尤少梅，与我作伐，说的女家，是洞庭西山高家。一时间夸了大口，说我十分才貌。不想说

得忒高兴了，那高老定要先请我去面会一会，然后行聘。昨日商议，若我自去，恐怕不应了前言，一来少梅没趣，二来这亲事就难成了。故此要劳贤弟认了我的名色，同少梅一行，瞒过那高老，玉成这头亲事，感恩不浅。愚兄自当重报。”钱万选想了一想，道：“别事犹可，这事只怕行不得。一时便哄过了，后来知道，你我都不好看相。”颜俊道：“原只要哄过这一时。若行聘过了，就晓得也不怕他。他又不认得你是什么人。就怪也只怪得媒人，与你什么相干！况且他家在洞庭西山，百里之隔，一时也未必知道。你但放心前去，倒不要畏缩。”钱万选听了，沉吟不语。欲待从他，不是君子所为；欲待不从，必然取怪，这馆就处不成了，事在两难。颜俊见他沉吟不决，便道：“贤弟，常言道：天摊下来，自有长的撑住。凡事有愚兄在前，贤弟休得过虑。”钱万选道：“虽然如此，只是愚弟衣衫褴褛，不称仁兄之相。”颜俊道：“此事愚兄早已办下了。”是夜无话。

次日，颜俊早起，便到书房中，唤家童取出一皮箱衣服，都是绫罗绸绢，时新花样，的翠颜色，时常用龙涎庆真饼熏得扑鼻之香，交付钱青行时更换。下面净袜丝鞋。只有头巾不对，即时与他换了一顶新头巾。封着二两银子，送与钱青道：“薄意权充纸笔之用，后来还有相酬。这一套衣服，就送与贤弟穿了。日后只求贤弟休向人说，泄漏其事。今日约定了尤少梅，明日早行。”钱青道：“一依尊命。这衣服小弟暂时借穿，回时依旧纳还。这银子一发不敢领了。”颜俊道：“古人车马轻裘，与朋友共，就没有此事相劳，那几件粗衣奉与贤弟穿了，不为大事。这些须薄意，不过表情，辞时反教

愚兄惭愧。”钱青道：“既是仁兄盛情，衣服便勉强领了。那银子断然不敢领。”颜俊道：“若是贤弟固辞，便是推托了。”钱青方才受了。颜俊是日约会尤少梅。尤辰本不肯担这干纪，只为不敢得罪于颜俊，勉强应承。颜俊预先备下船只及船中供应食物和铺陈之类，又拨两个安童伏侍，连前番跟去的小乙，共是三人。绢衫毡包，极其华整。隔夜俱已停当，又吩咐小乙和安童：“到彼只当自家大官人称呼，不许露出个钱字。”

过了一夜，侵早就起来，催促钱青梳洗打扮。钱青贴里贴外都换了时新华丽衣服，行动香风拂拂，比前更觉标致：

分明荀令留香去，疑是潘郎掷果回。

颜俊请尤辰到家，同钱青吃了早饭，小乙和安童跟随下船。又遇了顺风，片帆直吹到洞庭西山。天色已晚，舟中过宿。次日早饭过后，约莫高赞起身，钱青全柬写颜俊名字拜贴，谦逊些，加个“晚”字，小乙捧贴，到高家门处投下。说：“尤大舍引颜宅小官人特来拜见。”高家仆人认得小乙的，慌忙通报。高赞传言快请。

假颜俊在前，尤辰在后，步入中堂。高赞一眼看见那个小后生，人物轩昂，衣冠济楚，心中已自三分欢喜。叙礼已毕，高赞看椅上坐。钱青自谦幼辈，再三不肯。只得东西昭穆坐下。高赞肚里暗暗欢喜：“果然是个谦谦君子。”坐定，先是尤辰开口，称谢前日相扰。高翁答言“多慢”，接口就问道：“此位就是令亲颜大官人？前日不曾问得贵表。”钱青道：“年幼无表。”尤辰代言：“舍亲表字伯雅。伯仲之伯，雅俗之雅。”高赞道：“尊名尊字，俱称其实。”钱青道：“不敢。”高赞又

问起家世。钱青一一对答，出词吐气，十分温雅。高赞想道：“外才已是美了，不知他学问如何？且请先生和儿子出来相见，盘他一盘，便见有学无学。”献茶二道，吩咐家人：“书馆中请先生和小舍出来见客。”去不多时，只见五十多岁一个儒者，引着一个垂髫学生出来。众人一齐起身作揖。高赞一一通名：“这位是小儿的业师，姓陈，见在府庠；这就是小儿高标。”钱青看那学生，生得眉清目秀，十分俊雅。心中想道：“此子如此，其姊可知。颜兄好造化哩！”又献了一道茶，高赞便对先生道：“吴江是人才之地，见高识广，定然不同。请问贵邑有三高祠，还是那三个？”钱青答言：“范蠡、张翰、陆龟蒙。”又问：“此三人何以见得他高处？”钱青一一分疏出来。两个遂互相盘问了一回。钱青见那先生学问平常，故意谈天说地，讲古论今，惊得先生一字俱无，连称道：“奇才，奇才！”把一个高赞就喜得手舞足蹈。忙唤家人，悄悄吩咐备饭，要整齐些。家人闻言，即时摆开桌子，排下五色果品。高赞取杯箸安席。钱青答敬谦让了一回，照前昭穆坐下。三汤十菜，添案小吃，顷刻间摆满了桌子，真个咄嗟而办。你道为何如此便当？原来高赞的妈妈金氏，最爱其女。闻得媒人引颜小官人到来，也伏在遮堂北后张看。看见一表人才，语言响亮，自家先中意，料高老必然同心，故此预先准备筵席。一等吩咐，流水的就搬出来。宾主共是五位。酒后饭，饭后酒，直吃到红日衔山。钱青和尤辰起身告辞。高赞心中甚不忍别，意欲攀留数日，钱青那里肯住。高赞留了几次，只得放他起身。钱青拜别了陈先生，口称承教，次与高公作谢道：“明日早行，不得再来告别！”高赞道：“仓卒怠慢，勿得见罪。”小学生也

作揖过了。金氏已备下几色馐程相送，无非是酒米鱼肉之类；又有一封舟金。高赞扯尤辰到背处，说道：“颜小官人才貌，更无他说。若得少梅居间成就，万分之幸。”尤辰道：“小子领命。”高赞直送上船，方才分别。当夜夫妻两口，说了颜小官人一夜。正是：

不须玉杵千金聘，已许红绳两足缠。

再说钱青和尤辰，次日开船，风水不顺，直到更深方才抵家。颜俊兀自秉烛夜坐，专听好音。二人叩门而入，备述昨朝之事。颜俊见亲事已成，不胜之喜，忙忙的就本月中择个吉日行聘。果然把那二十两借契送还了尤辰，以为谢礼。就择了十二月初三日成亲。高赞得意了女婿，况且妆奁久已完备，并不推阻。

日往月来，不觉十一月下旬，吉期将近。原来江南地方娶亲，不行古时亲迎之礼，都是女亲家和阿舅自送上门。女亲家谓之“送娘”，阿舅谓之“抱嫁”。高赞为选中了乘龙佳婿，到处夸扬，今日定要女婿上门亲迎，准备大开筵宴，遍请远近亲邻吃喜酒。先遣人对尤辰说知，尤辰吃了一惊，忙来对颜俊说了。颜俊道：“这番亲迎，少不得我自去走遭。”尤辰跌足道：“前日女婿上门，他举家都看个饱，行乐图也画得出在那里。今番又换了一个面貌，教做媒的如何措辞？好事定然中变！连累小子必然受辱！”颜俊听说，反抱怨起媒人来了道：“当初我原说过来，该是我姻缘，自然成就。若第一次上门时，自家去了，那见得今日进退两难！都是你捉弄我，故意说得高老十分古怪，不要我去，教钱家表弟替了。谁知高老甚是好情，一说就成，并不作难。这是我命中注定，该做